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十卷 平徐鴻儒（附王好賢、于弘志）

熹宗天啟二年夏五月，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。鴻儒，巨野人，遷鄆城，萬曆末，以白蓮教惑眾，黨數千人。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，妖狐斷尾，令藏之招人，人聞異香，多歸附之，號聞香教。森死，遺貲巨萬，子好賢藉其資以結客，有異志。景州于弘志以棒棰會聚惡少年，好賢與通，密約鴻儒於八月望日，三方同起。而鴻儒以他事相激，先發，在卞家屯刑牲誓眾，令眾至梁山泊寄家口，然後起兵，往圍魏家莊，又二千餘人圍梁家樓，據為巢。去縣二□里，官兵不敢前。又攻巨野縣，其黨楊子雨、李泰等被擒。又曹州擒張世佩，其身旁匿紙人數千，號「四大金剛」，亦鴻儒黨也。鴻儒攻鄆城，知縣餘子翼逃，遂據城，曹、濮騷動，充西道閩調羹以聞，巡撫都御史趙彥、總河侍郎陳道亨、巡撫都御史王一中合兵捕之。其時，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眾、劉應選、白仙臺等，助賊蠶起。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。夏六月，徐鴻儒陷鄆縣，署印通判鄭一傑挈家出走；進陷滕縣，知縣姚之胤逃；遂踞二城。時括遼餉殆盡，至是徵兵，無餉可給，止練鄉勇，責有司捕治。魯王捐貲保城，上賜璽書褒之。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，焚之。撫臣趙彥奏捷。賊盤踞巢穴，動以數萬，官兵奮勇力戰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礮擊死者六七百人。又焚武安集賊巢，近旁小寨俱毀之，賊勢窮蹙，奔梁家樓。都司楊國盛與賊對壘，斬首千級。其東南、東北之賊充塞道路，官軍攻擊，賊不能支，復斬首二千餘級。賊欲窺伺兗府，官軍尾其後襲之，連戰皆捷，遂復鄆城、巨野。

秋七月，錄敘山東平妖將士楊國盛、廖棟等功績。巡撫趙彥奏：「妖賊聚眾日多，官兵策應日難。乞暫留秋班邊軍，隨營剿賊，可省招募之費。」從之。

賊攻夏鎮，至彭家口，掠糧船四□餘艘，阻絕運河。侍郎陳道亨告急，上命兵部議添兵防守。時沙溝營把總姚文慶等，集軍壯鄉勇，擒賊□一人，殺五□餘人，奪回漕艘，淮兵又驅斬夏鎮妖賊，運道復通。山東一日二報捷，賊奔滕縣，與鄆縣賊會合攻曲阜，領馬步萬餘，擁至城下。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極力捍禦，殺賊甚眾，賊不能陷，旋以援至，拔營而去。復劫官營，都司楊國盛大敗，游擊張榜等皆死之，營內糧草火礮器刀俱被劫。賊僭稱大乘興勝元年。巢有□數，兵□餘萬，欲先取兗州，次取濟南，聲勢甚銳。陳道亨疏請登、萊兵防兗，恐糧餉有失也。

景州妖賊屯阜城、武邑，殺人祭旗，聲言取景州，焚掠四□餘里。官兵往捕之，賊首于弘志立馬仗弓，飛舞而來，官兵斬之於馬下，餘賊披靡四散，又擒妖民田付民等。於是賊眾牛朝利等退據白家屯，掘深濠，伐木為寨，以固守。

艾山賊趙大奉劉永明為主，稱安民王。以二□八人塗面，稱「二□八宿」，聚黨二萬餘人，合鄆、滕賊共□七枝。官兵攻破之，獲永明，臨刑猶稱「寡人」云。

賊攻兗州。先是，趙彥親至兗州，同監軍道王從義、徐從治，總兵楊肇基至演武場閱兵，賊眾進逼城下，肇基迎敵。都司楊國盛、廖棟分擊，殺賊千餘人，賊回滕縣。

九月，賊流劫金山口，徐州震動。官軍復錫山，賊始懼。偽都督侯五、偽總兵魏七等，據城乞降，去其幟，而鴻儒同黨高尚賓、歐陽德、鄆九敘、許道清等三百餘人，復力守。官兵分攻之，趙彥下令，鴻儒不出，即四面焚攻，賊因縛鴻儒出降。三道巨入城，安撫軍民，復滕城。□月，安插鄉民共二萬七千餘人，收騾馬千匹，神槍八百桿，大礮二百六，斧九□九，餘弓刀亡算。□二月，獻山東俘徐鴻儒等磔於市。加趙彥兵部尚書，餘進秩有差。鴻儒臨刑歎曰：「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□餘年，徒屬甚眾，更遲數日，孰敢攫其鋒者！」而好賢見鴻儒敗，走薊州，又挈家二□餘人，南走至揚州，事露就擒。吏科給事陳熙昌上言：「東省妖賊雖平，地方善後宜策，並請存恤，修復孟氏墓廟。」上從之，命官致祭。

四年八月，鄆縣賊餘黨因旱災，復聚於泗州，數百人劫掠。兗州知府曹文衡、鄆縣知縣郭人吉、署泗水縣事同知張景親詣其地安撫。李守己等二□餘人訴為鄉里凌逼，願就招撫，編入保甲，始安。

谷應泰曰：

慨自周之成、康，刑措不用，漢之文、景，斷獄四百，海內乂安，何其盛也！其它致治之主，非有外患，則有內憂。若夫火坑之寇，旋即艾除；飛燕之兵，逾時解散，此亂之小者也。然而疥癬致患，蜂蠶有毒，兩葉不去，斧柯是尋，有國者可不慎乎？

明室數傳，中外多盜，憲、武、世、神，反者數起，雖常命張敞於京兆，遣虞詡於朝歌，而沸釜游魚，相隨斬滅。然弄兵者疇非赤子，蠶食者皆吾腹心；止渴而進鴆酒，救疾而吞烏喙，萑苻屢殄，明祚不得長矣。比及熹宗，東省又起，鄆人徐鴻儒倡亂，號白蓮教。應之者深州王好賢，號聞香教，景州于弘志，號棒棰會，艾山劉永明，號安民王，而其餘「四大金剛」、「二□八宿」，莫不三方並起，剋日興師，猶之焚崇鼓亂，而下江、新市互有聲援；張角煽妖，而小方大方各推渠帥。雖賊徒之故智，亦奔命之深憂也。

然聞之孽不自生，孽由人作。考其時，闡瑯擅政，必外吏播虐；苞苴在官，必腴劑在下。俗敝則輕於為非，民貧則去而為盜，固然其無足怪。而論者又云：蓮社以梵教而惑，妖狐以吹火而興，經營廿年，盜亦有道，豈足盡信哉！乃若魯藩捐貲保城，趙彥盡力擒捕，而廖棟破之於武安，楊國盛殲之於巨野。夏鎮告捷，運艘復通。滕縣既恢，鴻儒遂磔。彼諸臣者，雖非龔遂之平渤海，亂絲徐理，抑亦廣漢之治三輔，枹鼓不鳴矣。

然而莽蜂不懲，亂令亟行，黃巾既叛，仍行鉤黨之誅；河朔初平，更遭括田之使。從此鴻蜚滿野，萋楚無家，政散民流，積薪蘊火。人以為潢池雲擾，禍烈於懷宗。予以為東陵伏莽，孽叢於熹廟也。後三年而餘孽聚泗州，又七年而李自成起米脂，明竟以亡。悲夫！